

近代汉语纲要

蒋冀骋 吴福祥 著



近代汉语纲要

蒋冀骋 吴福祥 著



近代汉语纲要

蒋冀骋 吴福祥著

责任编辑：胡本昱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20 字数：500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5-2448-6/G·2443

定价：24.95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近代汉语的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较深入的介绍和论述，架起了古代汉语通向现代汉语的桥梁，是一部较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近代汉语的理论著作。全书分五个部分：一、绪论。论述近代汉语研究的意义和上下限；二、文字。介绍有关字书，论述俗字的形成和特点；三、音韵。论述自晚唐至明清时期语音的特点、演变情况；四、词汇。论述近代汉语词汇的特点、词义系统、演变规律、词义考释方法等；五、语法。论述晚唐五代以来旧语法形式的消亡、新语法形式的产生和发展。

目 录

绪论	(1)
----------	-------

文 字

第一章 几种重要的俗字字书	(11)
一 《正名要录》	(11)
二 《一切经音义》	(13)
三 《刊谬补缺切韵》	(15)
四 《干禄字书》	(17)
五 《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	(18)
六 《龙龕手鏡》	(20)
七 《集韵》	(22)
八 《康熙字典》	(24)
第二章 俗字指要	(25)
一 俗字的定义和范围	(25)
二 俗字与正字的关系	(27)
三 俗字形成的类型	(33)
四 俗字的特点	(40)
五 俗字研究的意义	(43)

音 韵

第一章 晚唐五代语音	(48)
一 声母系统	(48)

二	韵母系统	(53)
三	声调系统	(74)
2 第二章	宋代语音	(79)
一	声母系统	(80)
二	韵母系统	(89)
三	声调系统	(112)
2 第三章	元代语音	(118)
一	声母系统	(118)
二	韵母系统	(133)
三	声调系统	(153)
2 第四章	明清语音	(156)
一	声母系统	(157)
二	韵母系统	(168)
三	声调系统	(182)

词 汇

2 第一章	近代汉语词汇的特点	(185)
一	口语词多	(185)
二	方言俗语词多	(186)
三	市语多	(189)
四	外来语多	(194)
2 第二章	近代汉语的构词法	(197)
一	语法构成	(198)
二	音韵构词	(215)
三	字形构词	(217)
四	意义构成	(218)
2 第三章	近代汉语的词义	(221)
一	语词的意义系统	(221)
二	语词间的意义关系	(234)

三	词义的运动和发展	(246)
第四章	近代汉语词汇与语言诸要素的关系	(270)
一	语法与词汇的关系	(270)
二	音韵与词汇的关系	(272)
三	文字与词汇的关系	(278)
四	修辞与词汇的关系	(281)
第五章	近代汉语词义与社会文化生活	(286)
一	城乡差别对词义的影响	(287)
二	礼仪习俗对词义的影响	(289)
三	医学对词义的影响	(293)
四	天文历法对词义的影响	(295)
五	音乐杂艺对词义的影响	(298)
六	典章制度对词义的影响	(300)
七	哲学思想对词义的影响	(303)
第六章	近代汉语的语源	(308)
一	近代汉语的同源字	(308)
二	近代汉语事物的得名之由	(318)
三	近代汉语的俗语源	(322)
第七章	近代汉语词义考释方法	(334)
一	因声求义	(335)
二	校勘通义	(342)
三	文例、语境求义	(345)
四	语源求义	(360)
五	方言市语求义	(363)

语 法

第一章	指代词	(370)
一	人称代词	(370)
二	指示代词	(388)

三	疑问代词	·····	(401)
第二章	副词	·····	(412)
一	时间副词	·····	(412)
二	程度副词	·····	(423)
三	范围副词	·····	(430)
四	语气副词	·····	(435)
五	情态副词	·····	(452)
第三章	介词	·····	(458)
一	时间 处所	·····	(459)
二	方向	·····	(469)
三	对象 范围	·····	(471)
四	凭借 利用	·····	(477)
五	工具 处置	·····	(479)
六	与同	·····	(487)
七	包括 强调	·····	(497)
八	比较	·····	(499)
九	排除	·····	(500)
十	被动	·····	(502)
第四章	连词	·····	(502)
一	并列	·····	(502)
二	选择	·····	(506)
三	递进	·····	(510)
四	转折	·····	(512)
五	因果	·····	(515)
六	假设	·····	(517)
七	纵予	·····	(519)
八	让步	·····	(521)
九	条件	·····	(521)
十	取舍	·····	(523)

第五章	助词	(524)
一	动态助词	(524)
二	事态助词	(543)
三	尝试态助词	(547)
四	结构助词	(549)
五	语气助词	(562)
2 第六章	处置式	(574)
一	现代汉语处置式概述	(574)
二	唐宋处置式考察	(576)
三	元明清处置式的发展	(584)
四	处置式的来源	(590)
2 第七章	被动句	(596)
一	被字句的发展	(596)
二	新的被动句形式的产生	(612)
	附录	(617)
	后记	(627)

绪 论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上古汉语，由于历代学者，特别是有清代学者的各方面的探索，更是成绩斐然。纵观整个汉语史，各阶段的研究是不平衡的，详于上古而略于中古和近代，呈虎头狼身蛇尾之势。这是历史造成的。清代以前的语言研究，都是为经学服务的，他们的重点只能是经、子、史三部，故上古汉语研究比较深入。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诗词、戏曲、小说，古人把它们看作小道，认为无关于治理，故很少有人措意。徐嘉瑞、张相以前，几乎无人问津。但一部汉语史，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说是完整的，语言演变的规律也只有通过研究它的整个历史才能发现。近代汉语上承上、中古，下启现代，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

近代汉语的上限，国内学者共有三说：王力、潘允中的宋元说；吕叔湘的晚唐五代说；胡明扬的隋末唐初说。

本书上限采用吕叔湘先生晚唐五代说。通过对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的考察，我们认为晚唐五代说比较符合语言实际^①，理由是：

^① 参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下），《古汉语研究》，90.4：91.2。

1. 语音方面：a. 轻唇音开始分化；b. 舌上音已开始与照三合流；c. 全浊声母开始清化乃至消失；d. 入声韵尾已弱化或开始失落；e. $-m$ 尾开始与 $-n$ 尾、 $-ŋ$ 尾合流。

2. 词汇方面：a. 更加口语化；b. 广泛使用词头、词尾“子”、“老”、“头”、“打”以创造新词。虽然“子”“头”已见于中古，而且使用频率也比较高，但用法上还有一定限制，一般只能附在名词后，而不能附在动词、形容词后，晚唐以后，才没有这种限制。如“叫子”、“望子”、“明头”、“暗头”。至于“老”、“打”用作词头，则是唐五代才出现的。c. 双音节词大量出现，已开始接近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比例。d. 出现大量新词新义。e. 出现大量外语借词，有些已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人已看不出它的来源了。如“好歹”的“歹”。

3. 语法方面：a. 出现了新的指代词。如“儿”、“奴”、“这”、“那”等。b. 出现了新的语气助词。如“了”、“哩”、“呢”、“那”。c. 被动句有了新发展。形式上新出现了用“吃”表被动的句式；用法上，可以引进词组作行为主动者，动词可以带宾语。d. 处置式也有了新发展。形式上除用“将”“把”作处置词外，还可用“捉”，见《敦煌变文集》，用法上，处置对象可以是词组和名词性短语结构。

近代汉语的下限本书以明末清初为界。这一点语言学界分歧不大，不拟陈述理由。

二 近代汉语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近代汉语，有助于对唐宋以降口语性较强的作品的理解和整理。

要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首先得熟悉这一历史时期的语言。唐宋以降（包括唐宋）市民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别说明清小说，就是宋词元曲，都是从民间文学发展而来的。其口语性、通俗性自不待说。要真正读懂它们，非熟知近代

汉语不可。一部《金瓶梅》，如不熟知近代汉语，要想完全读懂，是有一定困难的。文学作品如此，哲学、史学呢？情况也好不了太多。要研究理学，须读《朱子语类》，而《朱子语类》的口语词，并不是人人都懂的。史学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有大量的正史在，似乎容易读一些，但是，纵使是正史，也会打上当时语言的烙印，不熟悉当时的语言，有些地方就只能连估带猜，不能尽晓。至于野史家乘、笔记史料，口语成份更大，懂一点近代汉语，理解起来要准确得多。

至于整理用近代汉语写的历史、哲学、文学作品，就只有熟知近代汉语，才有可能少出错误，做到精审准确。如：

中华书局本（1984）《五灯会元》卷3《南泉普愿禅师》：“陆大夫与师见人双，陆指骰子曰：……。”按，“双陆”系当时的赌博游戏。不应割断开来，分属上下句。将“双陆”之“陆”指为姓，并加入名号，大误。

同书卷4《黄檗希运禅师》：“长老身材没量，大笠子大小生。”按，“大”应上属。“没量大”系当时口语，点校者不明，将其割裂，误。卷16《雪峰志璿禅师》：“没量大人，被语脉转却”（1080页）。卷19《径山宗杲禅师》例同。879页、1324页、1391页皆有此词，可证。

《朱子语类》卷34《饭蔬食章》：问：“‘乐亦在其中’，圣人何为如是之乐？”曰：“正要理会圣人之心如何得恁地。圣人之心更无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来淘去，也要知圣人之心。”（中华书局本）按，“些”后不当逗。“圣人之心更无些子渣滓”，言其没有一点渣滓。“些子”是当时的口语词，是“一点”“一些”的意思，点校者不明，将其割裂，误。

《跻春台》卷2：“三日将我拷一次，五日将我逼三番”。校注者云：逼，原作比，误，径改。按，原作“比”不误。“比”是明清时期的法律用语。官府缉拿人犯或征收税赋、人役，定期催逼，谓之比。明清话本小说多有用例，《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

表》：“一连比了十数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又：“如今官府五日一比。”皆可证明。点校者不明，反以不误为误，竟敢“径改”，胆子够大的了。

同上卷1《节寿坊》：“怎奈五旬无子，娶一妾三年不孕，逼住丈夫嫁了。”校注：“逼——原作‘估’，误，径改，下同，不另出注。”按，“估”是四川方言词，是“逼迫”的意思，现代成都、重庆话还有这种说法。校注者不知，径改作“逼”，大误。并说：“下同，不另出注。”把反映四川方言的语言材料改掉了，可惜。详参本书《词汇·近代汉语词义考释方法》。

（二）近代汉语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进行近代汉语的研究，就无法揭示汉语由上古、中古到现代的全部演变过程，就无法揭示汉语发展变化的规律。

音韵方面。清人对《诗经》音、《楚辞》音、汉字谐声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上古音韵部的轮廓，从段玉裁的17部、王念孙的21部，到黄侃的28部、王力的30部，虽说后出转精，实则同门异户，其出入并不是太大。声母方面，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章太炎的“娘日归泥”，黄侃的“照二归精”，曾运乾的“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虽未系统研究，但其部分结论，对上古的声母研究作出了贡献。黄侃将这些理论总结归纳，得古声19纽，算是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的第一人。王力认为“归”字不能看得太死。有声母相同者，也有声母相似者，故定为32母。上古的声、韵研究可谓成就斐然了，但清人研究的目的仍是为了通经，为了“因声音通训诂”。只有到了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才是真正意义的语言研究，其目的、手段、方法都与前人有了质的区别。

上古声韵如何演变为《广韵》？前人研究了《广韵》的音系，能够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广韵》如何演变为现代音？现代北京话没有入声、-m韵尾，也没有浊音，是如何演变来的？

er 化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j、q、x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清代学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也不想回答这些问题。现代学者赵荫棠、陆志韦、杨耐思、宁继福、李新魁对《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才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要真正解释现代北京语音的演变过程，说明现代方言的演变历史，就必须对近代汉语语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词汇方面。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时期的古籍，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词汇发展的规律。如：

阿堵 《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同书《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一词后来演变如何？唐宋以降，未见用例，是否已经消亡？但只要研究一下近代汉语词汇，就会发现此词并未消亡。宋元间写作“阿底”，“兀底”，只是改换了书写形式而已。宋朱翌《猗觉寮杂记》：“阿堵如言阿底”。庄绰《鸡肋篇》卷下：“前世谓‘阿堵’，犹今谚云‘兀底’。”宋马永卿《懒真子》：“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阿堵，犹今人言‘这个’也。”是其证。

如馨 《世说新语·方正》：“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又作“尔馨”、“宁馨”，《世说新语·文学》：“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同书《品藻》：“正自尔馨。”《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嫗，生宁馨儿。”《南史·宋本纪·前废帝》：“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此宁馨儿？”“馨”是语尾，没有具体意义。唐代则只作“宁”，《云溪友议》卷中：“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又作“能”，殆“宁”之音转。张九龄《庭梅》诗：“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宋人诗词中也作“能”，辛弃疾《水调歌头》：“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

岭，转而已成峰。”但宋人散文（较接近口语的）则作“恁”，“恁地”。《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到恁田地，籍个甚？”《五灯会元》卷五《水空和尚》：“祇恁便得么？”《朱子语类》卷五：“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恁”为“能”之音转；“地”为语尾，不为义。如此，则“如馨”经过了“如（尔）馨——宁馨——宁——能——恁、恁地”的发展过程。如不对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研究，这种演变过程就无法展现。

索妇 中古为“聘妇”之义。《三国志·吕布传》：“（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关羽传》：“（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长者子懊恼三处经》：“儿即长大，年十五六，长者夫妇为子索妇，得长者女，端正姝好。”索，求也，本为“求婚”的意思，中古以后，“索妇”为“娶妇”之义，盖“求婚”义之引申。《须摩提女经》：“若此中有女嫁适彼国，当重刑罚，若彼国索妇将来内入，亦重刑罚。”上句言“嫁适”，下句“索”当是“娶”的意思，不“娶”就不能“将来内入”。《北史·隋宗室诸王文帝男房陵王勇传》：“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竟不闻作夫妻”，言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此“索”字也应是“娶”的意思。若只是“求婚”，就不能责以“不闻作夫妻”。近代汉语里“索”或写作“色”，亦为“娶妻”之义。《敦煌变文集·不知名变文》：“自家早是贫困，日受饥恼；更不料量，须索新妇一处作活。”《𪚗𪚗书》：“新妇闻之，从床忽起，‘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我将来，道我是底？’”又：“已后与儿色妇，大须稳审。”“索妇”即“娶妇”的意思。《老学庵笔记》卷十：“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宾退录》卷九：“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此其明证。如此，“索妇”一词的意义由中古到近代经历了“求婚——娶妻”的发展过程。按，《方言》六：“索，取也。”《白虎通》云：“娶者，取也。”“索妇”之引申为“娶妇”，犹“娶”之得声义于“取”，取意相同。

就现代汉语而言，近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源

头，不了解近代汉语词汇，就无法解释现代汉语某些语词的来源和用法。如：

您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你”的尊称。但“你”可用“你们”表示复数，而“您”则没有这种用法。“您们”一词，虽偶有所见，但不是地道的北京话，而是方言类化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原因在于：“您”是“你们”的合音，“们”失去韵母，声母与“你”合为一音，即为[nim]，今读nin，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徐渭《南词叙录》云：“你每（按，‘每’是‘们’的早期书写形式）二字合呼为您。”既然“您”是“你们”的合音，当然就不须再加“们”来表示复数了。^①

别 否定副词。《辞源》举《红楼梦》为例。其实此词已见于近代汉语，元曲和《金瓶梅》均有用例。详参本书《语法》部分。

傻瓜 现代汉语骂蠢子之词。其源可追溯到近代汉语。《广韵》马韵：“傻，沙瓦切，傻俏，不仁。”禡韵：“傻俶，不仁。”“俶”“俏”同音，傻俏即傻俶。“不仁”，麻木貌。《素问·痹论》：“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王冰注：“不仁者，皮顽不知有无也。”“傻俏”不见于《玉篇》和王仁煦《切韵》，当是唐宋之际出现的新词。始则为连绵词，继则单用“傻”，再加上意为贱役人的“厮”，则为“傻厮”。唯意义由原来的“麻木”引申为“愚蠢”而已。《破窑记》一折：“柴又不贵，米又不贵，两个傻厮，恰好一对。”加上“角”（角色之角），则为“傻角”，《西厢记》三本三折：“偌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徐渭《南词叙录》：“傻角，上湿假切，下急了切，痴人也，吴谓呆子。”“傻瓜”当是“傻角”的音转。元无名氏《延安府》三折：“他扣厅打了我一顿，想起来都是傻瓜。”章太炎《新方言》二认为“傻”即“俊”字之误，“俊”训“呆”则为“傒”

^① 此本吕叔湘《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一文，吕老另有新说，本书未取。

字之借，说多迂曲，恐非是。

打听 取笑 现代汉语分析词的构成，一般对它们避而不谈。为何“听”要用“打”，“笑”要用“取”，一般读者不一定十分清楚。但研究过近代汉语的人就会知道，“打”、“取”只是一个动词词头，起凑足音节或其他附加语法作用，没有实际意义。“取”用为词头，始于魏晋，唐宋仍之。“打”则是唐宋间新起的动词词头。参见欧阳修《归田录》。

语法方面。郑玄、孔颖达的经注（疏）中，有部分语法概念的阐释，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利用语法订正经史的训诂，虽是为了通经，但其对语法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窥测金代语法研究的情况，故弥足珍贵。但这些研究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第一部真正成系统的语法著作当推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他研究的是上古语法，取材基本上到《史记》《汉书》为止，以后的例证只采用韩愈的。韩愈是古文八大家之首，他的文章是刻意仿古的，不能反映唐代的语法现象。此后的语法研究，或研究古代，或研究现代，对近代汉语语法很少注意。直到吕叔湘先生写于40年代间的系列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的发表，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但并未蔚成大观。说是孤军奋战，并不为过。正是这种孤军奋战，才有今天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如果不加强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就缺少一座通达的桥梁。就无法解释现代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无法说明它的产生过程。如现代汉语被动式的产生、演变以及其他表被动的助词“叫”“让”“给”是怎样产生的？新兴语气词“吗”“呢”是怎样产生的？新兴虚词是怎样发展来的？时态助词“着”“了”“过”是怎样产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才能得到说明、解释。

近代汉语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形成上古、中古、近代三者相称的局面，才算是一部真正的汉语史。